

【文化访谈】

■ 人物名片



魏景山,1943年生于上海,祖籍浙江宁波。1965年从上海美术专画系毕业后,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(上海油画雕塑院前身)任专职画家。他与陈逸飞共同创作的《开路先锋》《占领总统府》被视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。他个人还创作了《瞿秋白》《音乐家黄自》《智慧与毅力——数学家陈景润》等具有时代影响的油画作品。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重要美术展览,并被中国美术馆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、上海美术馆、鲁迅纪念馆等机构收藏。



陈逸飞、魏景山《占领总统府》1977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

绘画的意义在于创造美

——专访画家魏景山

■ 核心提示

作为上海美专油画系的首届毕业生,他与陈逸飞、夏葆元被称为“上海油画三剑客”。34岁那年,他和陈逸飞合作完成油画《占领总统府》,这幅再现伟大历史时刻的巨作让他们的名字写入了新中国美术史。而在此后的漫长的时光里,“剑客”魏景山似乎收敛了“剑芒”。他不刻意寻求观众的掌声,不举办个人展览,也拒绝创作“商品”。他近乎固执地坚守着内心对艺术的纯粹追求,创作属于自己的人生“奏鸣曲”。

问:您和陈逸飞的这份默契从何而来?
魏景山:我们俩的性格其实很不一样,但我们对于绘画的观念非常一致,我们都相信写实的力量,相信写实油画能够打动人心。

把最新鲜的感觉留在画面上

问:在创作《占领总统府》之前,您和陈逸飞合作了《开路先锋》,这幅画在全国美展上一鸣惊人。当年你们俩只有二十几岁,这幅意气风发的作品是如何诞生的?

魏景山:画这幅画之前,我曾在上海铁路局体验生活,和铁路工人们一起工作。为了创作《开路先锋》,我和陈逸飞到梅山铁矿采风,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,我们认识了周长江,他当年是一位美术爱好者,后来成了著名艺术家。我们觉得他的形象非常好,浓眉大眼,精气神很足,就提出请他当模特。
问:这幅画虽然诞生在特殊年代,但你们用类似宽银幕的视角,赋予了这一工业题材作品以史诗性的品质。
魏景山:那个年代的油画追求的都是大尺幅,红旗、拳头是最常见的元素。我们想尝试摆脱这种程式,因此在创作的时候,采用了比较低的视角,人物就显得比较高大,我们还其中运用了自己喜欢的色彩。
问:您在上海美专读书的时候,和陈逸飞、夏葆元被称为“美专三才子”,后来又被誉为“上海油画三剑客”。这份敢于突破陈规的“剑气”,是否与美专当年的教学氛围有关?
魏景山:作为美专油画系的第一批学生,我们非常幸运。当年的上海美专云集了颜文樑、吴大羽、张充仁、周碧初、哈定、孟光、张隆基等一批既有专业精神又有文人情怀的大艺术家,他们用自己的眼界与用心,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,也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我们独立思考、敢于突破的创造力。
问:对您影响最深的,是被誉为“华东第一画家”的俞云阶老师。上世纪50年代,他被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选中,成为上海唯一入选“马训班”的成员。俞老师一生坎坷,但他始终坚持以徐悲鸿的赠言“勇猛精进”为人生格言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他以“戴帽改造”的身份来到上海美专,上课时他是老师,下课后就要倒痰盂。但我们对他非常敬重和仰慕。他在教学上是比较严格的,在生活中和我们的关系很亲近,师生之间可以说是无所不谈。他对于自己的艺术创作非常认真,而且他还很谦虚,会让我们对他的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。

问:俞云阶先生的创作既是现实主义,同时又怀有浪漫主义气质和英雄主义情结。
魏景山:是的。我至今还记得他带我们去写生的情景。他告诉我们,每到一个地方,不拘成见地去观察和体验生活,就会发现新事物和新风貌,从而激起心里的创作热情,避免老一套的表现方法。

问:整个创作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?
魏景山:我记得是比较顺利的。因为当时的创作氛围比较宽松,没有受到什么干扰,再加上我和陈逸飞的合作非常默契,几个小时就画完了。

这幅画后来改名为《占领总统府》,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重要收藏。其实,我们当年也没有想到它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,只想尽自己的所能把它画好。

这种感觉留在画面上。把前一次画得不满意的地方否定掉,才能把最后一次的新鲜感留下来。
始终保持敏锐,在画面中呈现新鲜的艺术感受,这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点。在后来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,我都在尽力实践他的这一理念。正如他所说:“艺术是一生的事,不仅仅是学校里的四五年。”

在孤独中进入艺术的世界

问:在《占领总统府》之后,您紧接着又完成了一幅经典之作《智慧与毅力——数学家陈景润》。当时是怎么想到画陈景润的?

魏景山:当年我读到一篇关于陈景润的报告文学,感触良多。1973年,陈景润在《中国科学》发表了对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突破性研究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他就像一位孤独的勇士,在风暴中坚守着学术理想的灯塔。

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,想把他在那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场景表现出来——他在6平方米的狭小锅炉房里构筑数学王国,堆积如山的稿纸记录着他的智慧与汗水。

问:这幅作品的用色很独特,那盏黑暗中的油灯,有种伦勃朗的味道。
魏景山:当时我找了一位模特,他的外形和陈景润有点神似,也剃了个平头。我还到上海图书馆借了一些和数学有关的书籍,在画室里精心布置了他伏案工作的环境。然后关闭灯光,点起油灯,就对着眼前的场景写生。

问:您还创作过不少与音乐有关的作品,比如《音乐家黄自》《向巴赫致敬》《夜曲一》《夜曲二》。听说您的小提琴也拉得很好,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琴的?
魏景山:我是15岁开始学小提琴的。到油雕院工作后,一位同事介绍我认识了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李牧真,我经常向他讨教学习。后来我去美国留学时,也一直带着小提琴。

问:哪些音乐作品对您的影响比较深?
魏景山:我非常喜欢贝多芬的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以及他的小提琴奏鸣曲和交响曲。勃拉姆斯和巴赫的音乐也给予我很多灵感。勃拉姆斯的音乐忧郁、温暖,尤其是晚年的作品比较深沉。在他的旋律里能听到徘徊,听到千回百转。

问:您1984年到美国留学后,看到了哪些新的艺术风景?
魏景山:我在美国主要学习了抽象绘画,从写实到抽象,为我打开了新的视野。当年在纽约的时候,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博物馆,大都会博物馆就是我的另一所大学,那里收藏着全世界各个时期、各个艺术流派的经典之作。不过,最打动我的还是写实主义绘画。

问:除了绘画和音乐,您对雕塑也情有独钟?
魏景山:我在上海美专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做雕塑。当时,张充仁老师是雕塑系主任,他是非常资深的大艺术家,既擅长雕塑,水彩画也画得非常好。在他的影响下,我喜欢上了雕塑,差点想转去雕塑系。

雕塑和画画其实是相通的,只不过一个是三维的,一个是二维的。到油雕院工作后,我一边油画,一边尝试做了不少主题性雕塑,积累了一些经验。

在美国留学时,我为“小提琴之王”帕格尼尼做过塑像。回国后,上海音乐学院邀请我为著名作曲家丁善德先生做一尊铜像。

问:看来,功夫在画外,只懂得画画可能还不足以成就一名优秀的画家。

魏景山:首先要打好扎实的基本功,只有掌握了比较高超的绘画技能,才有可能把内心的体验表达在作品中。除此之外,还要不断地积累对生活的体验,培养对美的感知力。

总之,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,具备一定的天赋和发自内心的热爱是缺一不可的。只有真正热爱这门艺术,才会在漫长的岁月里孜孜不倦地训练自己,抛开喧嚣,在孤独中进入艺术的世界。

与世无争与画也无争

问:您刚才提到在美国时学习了抽象绘画,回国后也创作过一些抽象作品,但您最倾心的还是写实主义。写实绘画究竟有什么魅力?

魏景山:有人说,写实主义早就过时了,但我对写实绘画还是痴心不改。回首世界美术史的漫长历程,在写实主义的高潮退去之后,诞生了立体主义、抽象主义等各种风潮,但从事实写绘画的画家还是前赴后继,还有很多人在坚持走这条路。

如今的摄影技术很发达,AI技术甚至可以随时随地生成逼真的画面,但写实绘画仍然有它不可比拟的价值。每当我看到一些所谓的写实作品画成了摄影作品的翻版时,就觉得很惋惜。

问:在一些普通观众眼里,“画得像”似乎仍然是评价一幅画最直观的标准。

魏景山:“画得像”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标准,但不是评判一幅写实绘画的唯一标准,更不是我们唯一的追求。这里面有一个分寸的问题。高度的写实,并不等于高度模仿照片的效果,绘画终究不能脱离绘画的语言,除了造型准确,还要通过用笔、用色等要素来体现艺术家自己的眼光和独特的艺术创造。

问:上世纪80年代,有不少优秀的艺术家走出国门,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。您目前同行走上了将艺术与商业成功结合的道路,却没有做出同样的选择?

魏景山:我在纽约毕业后,大多数时间都在做油画的修复工作,画一些自己想画的作品。我并不羡慕那些受到市场追捧的同行,因为我很清楚自己不是那块料。追求商业的成功,并产出大量的作品,仅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胜任的。我只想不受约束,自由地画画。

问:您回国后,有不少人在展览中亮相,但至今没有举办过个人展览,为什么?

魏景山:在美国的时候,我在学校里举办过小型的展览。回国后之所以一直没有个展,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作品还不够好,没有太多新意,我不想展示那些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画面。假如有一天要办个展,我希望能让观众感受到一些新意。

问:在很多人看来,办个人画展、签约画廊、赢得市场的认可,是一个画家成功的标志。

魏景山:这或许是成功的一部分吧,但不是我所追求的。我相信,绘画存在的意义在于创造美,而不是重复。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面貌,并在画中表达出来,就是我所理解的成功。

问:曾经有同行评价您“与世无争,与画也无争”。

魏景山:这话没错。

问:对于年轻的后辈,您有哪些过来人的建议?

魏景山:找到适合自己的路,并且坚定地走下去。不要怕试错,不要怕付出代价,也不要在意旁人怎么说。

陈俊珏

【评弹】

喧嚣网络中,少了一位诚恳说话的“朋友”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8月4日,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去世,享年95岁。

许倬云在谈论死亡话题时曾说:“哪天我走了,也只是走了一个残缺者而已。但我内在的部分,和天地、宇宙是共通的。”他所说的“残缺”,是指自己身体的疾病,而 he 对自己“内在”形容,则意味着圆满与永恒。

因此,许倬云对于离开人世并不抱有悲伤的态度。“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哀怜,为这个世界痛苦,为这个世界半夜流泪,但我也为世间人性光辉的部分欢喜且心存希望”。

在许多人看来,许倬云身上承载着往事的伤痕。青少年时期亲历或目睹的历史事件,使他在身体的残疾之外,有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心灵创伤。但他以坚韧的态度去写作和生活,成为获得广泛认可与崇敬的当代知识分子。

许倬云有两次走出历史圈进入大众视野的契机:一次是2006年出版的《万古江河》,该书获得第三届“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奖”,清华大学曾将其与录取通知书一并寄给新生;另外一次是2020年播出的《十三邀》专访,节目中,许倬云谈生活、谈精神、谈过去与未来,他那具有时空穿透力的话语,让专访内容丰富且深刻,使得许倬云不但再度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,也赢得了无数年轻人的心。

在大众中走红许倬云,没有被贴上“文化偶像”标签。时常

通过社交媒体以短文字、短视频与网友交流的他,更多在尝试传递出“朋友”的气质,他的观点与立场,通常也以“朋友式”的口吻说出。因而他得到的更多是网友的爱心、点赞。许倬云能在如此受欢迎的同时也如此被尊重,源于他在表达个体的热爱与热情时,也常以宽阔的视野、宏大的格局来启迪读者、寻求共识。

他说“我真正的归属,是历史上的、永远不停的中国”“我不固守于任何学科或任何时代”等言语,是真正站在时间的长河里,来强调人的作用与价值,鼓舞受众跳出浅显的认知,用长远与发展的眼光来要求自己。

除了评判自己,许倬云较少针对个人或单一事件发言,他更愿意通过对历史与当下、现象与风气、旧学与新知的对比叙说,将他的心声双手捧出。许倬云的温和,来自他的悲悯,而他的悲悯,又常从自身出发,展开到整个世界。他将个人苦难升华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,并且把世人的愁苦作为他的思考重心。同时,他也从自己的经验出发,给出一些解决难题的意见。

许倬云走了,那些他曾解答过的困惑、抚慰过的不安,不知是否会因他的缺席而再次出现。怀念许倬云,不仅是感怀他留下的那些既深邃又平易的文字,也因在喧嚣的网络中,又少了一位诚恳恳说话的“朋友”。

【时讯】

“中国天眼之父”入选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材

2025年秋季开学,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材迎来了一篇令人瞩目的新增课文——《天上有颗“南仁东星”》。它的人选,不仅是对一位科学家的致敬,更是对科学家精神的传承。

南仁东是谁?他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,也是“中国天眼”(FAST)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,自1994年起,他就一直负责FAST的选址、预研究、立项、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,用22年组织建造了全世界最大、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。

如今,他的名字被镌刻在浩瀚宇宙中——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“南仁东星”,而今天,他的名字也走进了千万中学生的课本里。

《天上有颗“南仁东星”》这篇课文,正是以细腻的笔触,勾勒了南仁东如何从一个痴迷星空的孩子,成长为让世界瞩目的科学家。文章从“看星星”的童年往事写起,铺陈了他对宇宙的无限好奇,再到他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国,带领团队在贵州的喀斯特地貌中跋涉选址,最终建成“中国天眼”的壮举。

貌中跋涉选址,最终建成“中国天眼”的壮举。

课文中最动人的细节,莫过于南仁东那句掷地有声的话:“让我自己过去看。”

当初,为了选到最适合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位置,他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,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,在考察选地时差点被山洪冲下山。

10多年选址,南仁东几乎走遍贵州的所有洼地,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,可他从不低头,他说:“找不到合适的洼地,我这一辈子死不瞑目!”

2017年,南仁东与世长辞,享年72岁。但他的精神永存,他的名字不仅闪耀在星空,也镌刻在教科书里,更应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。

文字来源:人民网

2025多彩贵州“大地之声”系列文化活动惠民演出——

《山海狂想》大型民族音乐会上演

本报讯 8月6日晚,2025多彩贵州“大地之声”系列文化活动惠民演出——贵州省民族乐团《山海狂想》大型民族音乐会在北京路大剧院上演,奏响了“山川之秀美,风情之多彩,人民之豪迈”的时代交响。

该剧目为文化和旅游部2024-2025年度“时代交响”创作扶持计划作品。演出从激昂奋进的《黔峰·前锋》,到诗意悠然的《苍山如海》《梵净·云海》,再到充满民族特色的《花之海》《绿之海》《歌之海》,直至饱含深情的《山海深情》,七个乐章层层递进,用音符勾勒出贵州的独特魅力,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音乐之旅。特别是《山海深情》乐章,在贵州中路花灯曲调与各地民间音乐、人声与器乐的巧妙交融中,传递出贵州与外界的深厚情谊,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。整场演出用独特的音乐语言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,生动展现了贵州的壮美山川、多彩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底蕴。

“演出的鼓点敲起时和木叶响起时,我仿佛置身于贵州苗寨。每段旋律都带着贵州的灵气和民族的热辣。”一位观众说,“这趟贵州行,因为这场音乐会更加圆满了。”

近年来,贵州省民族乐团立足深厚的贵州民族文化资源,不断守正创新,创作出多部优秀民族音乐作品,其中以《大山三部曲》影响力尤为重大;《高原·听见贵州》三次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、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,获贵州省文艺奖一等奖;《大山节日》《山海狂想》两次入选文化和旅游部“时代交响”创作扶持计划。

据介绍,此次演出是贵州省民族乐团即将于今年9月12日启幕的2025-2026音乐季的季前音乐会。贵州省民族乐团艺术总监龙国洪表示,乐团将继续以中国故事为纽带,讲好贵州故事,让民族音乐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。

(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)